

缪斯的启示

关于诗的随笔

马安信

07.22
5

缪斯的启示

——关于诗的随笔

马安信 著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南路吴家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5.125印张 82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7-5419-0847-9/I·14

定 价：1.96元

170803

目 录

序.....	(1)
引言.....	(5)
正文.....	(7—161)

序

刘建军

1987年春、夏，在许多关切和热心文学教育事业的朋友的筹措下，西北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终于于当年的秋季正式开学了。全国各地一大批充满希望的中青年作家，团聚在文明古都西安的一隅，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外古今的文化知识，以便使自己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，和驾驭想象、情感的手段，在今后文学长征的道路上矫健前进。青年诗人马安信便是这些学员中的一位。

我是在课间休息时的交谈中认识马安信的，他的身体有些瘦弱，说话语调很平缓，但是明亮的双眼却放射着光彩和热情，使人感受到这是一位内聚丰富的人。后来，我读了他的一些诗作，了解了他的创作历程，才知道在他纤弱的体内包裹着一颗非凡的、勇敢的心，才知道他是完全靠刻苦自学而获得诗神青睐的。他有非常坚定的意志，可以说是“九死而不悔”，以战士特有的热情与坚毅，将整

个生命奉献给了诗神缪斯。在这种意志力的驱使下，他惊人的勤奋，不断地读，不断地写，宁肯一步一步地艰苦攀登，也绝不肯松懈偷懒或寻找捷径。这种下扎实工夫的做法，看起来似乎很笨，但实际上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。青年诗人马安信诗歌创作上的进展，和他写的这本《随笔》便是有力的证明：勤奋孕育着创造。

青年诗人马安信是敏感的，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潜藏着火样的热情。他终生执著地向往一种真诚严肃的生活，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里一直继续着“心中有话就要呼喊，心中有泉就要流淌，心中有火就要燃烧，心中有爱就要歌唱”这一无尽的艰难旅程。他虽然不如其他一些诗人那样在社交场所为众人所簇拥，但天赋的善良、聪明和真诚使他自有其动人之处。这本《随笔》是他学习的记录，是他对诗歌创作的反思录，也是他进行创造性思维的札记。我们能从中看到诗人的信念、意志、情思、才智和跃动着的灵魂。从禁锢中苏醒过来的中国当代诗歌界，崛起了各种企图独领风骚的流派和理论，生机勃勃中却有些使人眼花缭乱。马安信却从容自着：安然坚信革命诗歌开创的广阔道路，仍要诗歌为人民群众服务，仍要从时代生活中汲取诗情。他写道：“一个优秀的诗人，总是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。

诗心跃动在时代的脉搏上，诗思激荡在生活的激流中，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点燃自己的诗情。这恐怕就是一个优秀诗人创作第一等真诗的全部真谛。”我们说这是重复了多遍的真理，但是马安信在这本《随笔》中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这个真理，他是有着现实针对性和自己深切的血肉体会的。他的许多讴歌战士的诗歌，不沉浸在沸腾的生活中，不和战士共着呼吸和脉搏，那是无法写出来的。正如他说的：“真正士兵的诗，是站着写的，它戴着钢盔，蹬着皮鞋，扎着武装带，行进在士兵自己的队列里。”思想感情战士化了的诗人，对于拒绝人民，企图远离时代生活的诗歌潮流，不可能表示赞同的态度。自然，他并不固步自封，只是在吸收各种营养时，拒绝背弃自己的根本信念。他这本《随笔》处处都体现着，他对中外古今的各种诗歌理论和观点善于吸收，虚心并不迷信，消化并不同化。

将诗人马安信的诗作与他的这部诗论结合起来读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一是他的诗是深邃的，因执著于内心的探求，在生活的表现方面达到了一个非凡的深度，其单纯中的丰富，清澈中的深幽，正是有些诗人所难企及的。二是他的这本随笔并不是一份板着脸孔的宣言，也不是一部陈言套语的高头讲章，而是浸透着诗人血肉和灵魂的论诗、

品诗、味诗的思绪的串珠。它既有统一的诗歌主张和信念贯之，又每一议论自成完整，不少处还闪耀着思想、才情、机智的火花。由于诗人在叙事诗的创作上用功最勤，所以，他那些关于叙事诗的真知灼见，或许最能引起叙事诗作者的共鸣，把我国叙事诗的创作推向新的阶段。

假若可以苛求的话，这本随笔的写作虽是随感式的，但实际上诗人力图系统、全面，因之免不了在所涉及的问题上有蜻蜓点水之嫌，反倒不如在自己最感兴趣、最有体会的问题上谈深探透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说得天旋地动。诗人嘛，总以气质、情感胜，他的谈诗论诗自和理论家的有区别。而且我始终相信，在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中有许多问题，是逻辑推理推导不出来的，也是无法用理论语言准确表述的，但却可以体会、感悟、神通，用情感的表述，用意象的暗喻表达出来。诗歌的味道不是能全部讲出来的，要启发读者自己去体味。启发的方式不妨多一些，自己先燃烧也是一法。《随笔》在自己燃烧上，我以为显得拘束了些。

不过，我相信，读者会从诗人的这部《随笔》中听到他那支真诚动人的心歌的，拾起他那把开启诗艺的钥匙的。

1988年6月10日于西北大学

引 言

忘不了这个柔情的时辰，忘不了这个甜蜜的回
忆。

去年九月初的一天傍晚，我行色匆匆，刚急急地从编辑部赶回家中，收拾好简单的行装，便要踏上蜀都至秦都的列车了，那是我要去西北大学作家班就读。

此刻，妻子其兰站在我的身旁，仿佛心中在说：你的离去是应该的，你的“爱”应该属于缪斯……可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默默地为我提起了行囊。看得出，她那串晶莹的珠泪就在眼眶里等着。

离开车的时间仅有五分钟了，她终于悄声地吐出了那串象淡蓝色的小花般的话语：“就象我看着你一样，亲爱的，看着我的眼睛……”

我们的心灵早就是相通的。我知道，她是在告诫我：踏着我的温暖与柔情去吧，在那个神圣的文学的殿堂里去千寻万觅属于你的诗的“女神”，如果她和你是无缘的，那么，我的爱，也就会片片门零在热切的期盼里……

于是，我怀揣着她的倩影，她的微笑，她的心声，她的期望落进了知识的瞳仁，沉入了知识的心底……

于是，我悄无声息地在老师这“红娘”的热心教诲下，痴情而又执著地扑向了诗的“女神”。也许今天，我仍在诗的“女神”的裙边紧紧依偎，然而明天，明天——我将整个地占据她的心。

于是，我在学习期间，象农人思索着种庄稼一样思索着诗，并把自己在苦苦地思索追求诗的“女神”的这些零零碎碎、星星点点的“爱”的心曲记了下来……虽然它信手拈来，随意道去，敷衍成篇，不成什么系统，但有时翻翻看看，也能给自己以启发。

也许，我的这些“随笔”实在太平凡、太普通、太丑陋、太可怜了。可读过它的不少前辈诗人、诗评论家却说：它虽是只“丑小鸭”，我们可没小看它！从而，我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希望，那逝去的童年似乎又泛起了涟漪，继而变成一片大海，海天之间飞起了一只雪白雪白的天鹅……

我坚信：幼稚里孕育着未来的成熟，只要执著地飞翔，是终会有一双坚强而有力的翅膀的……

马安信

1988年3月于西北大学作家班

1

诗人不应当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骚人墨客，而应当是诗人和政治家、诗人和战士的结合。要有远大的政治理想，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和现实斗争；在心头汹涌着时代的波澜，在血管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。

这样，诗人才是有理想、有胸襟、有见识的，写下的诗方有思想意义、艺术意境，正如清代沈归愚所说的，“有第一等襟抱，第一等学识，斯有第一等真诗”（《说诗碎语》卷上）。这样，诗人对现实生活有深切的感受和丰富的体验，写下的诗才有充实的现实内容。

2

诗人要从生活实践中汲取诗意，要向生活要第

一等真诗。诗人不要仅仅从书本中讨生活，在字句上下死功，搜肠刮肚，苦吟不休，更不要“搜猎奇书，穿穴异闻”（南宋刘克庄《江南诗派小序》）。因为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（陆游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）。

我以为，诗人的感受来自生活。俗话说，中流击水，方知浪花深浅。我们时代的崭新篇章，不正是从砧上、镰下、枪刺里赋就的吗？所以讲，生活的脚步越是坚实，生活的感受越是深切，诗人才有可能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发现那些最动人的东西，从生活的河流中淘取闪光的金沙。

那么，诗人若是离开了生活和实践，创作就会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；诗也成不了第一等真诗。

3

一个优秀的诗人，总是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，诗心跃动在时代的脉搏上，诗思激荡在生活的激流中，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点燃自己的诗情。这恐怕就是一个优秀诗人创作第一等真诗的全部真谛。那种想反映现实斗争生活，企图写出第一等真诗，但却不肯深入时代的旋涡，喜欢闭门憋诗，从纸堆里、

字缝里找诗的“诗人”，恐怕只会招致创作失败的恶果。

一句话，诗人如果离开了沸腾的生活，那他的创作就只好浮光掠影，图解概念，刻意模仿，无病呻吟了。这样，要想创作出优秀的第一等真诗，激动人们的心灵，岂不是痴人说梦？

4

现实主义伟大诗人陆游在写给他儿子的诗中说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”（《示子遫》，《剑南诗稿》卷七十八）。以我看，这诗外的工夫指的就是深入体验现实生活，加强品德的修养。它无疑是丝毫不爽的真理。

然，说“工夫在诗外”，却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在“诗内”下工夫。生活是生活，诗是诗，正象花是花，蜜是蜜一样。政治家不一定就是诗人。诗反映生活自有它的规律、特点，要下苦功夫研究它；但有生活素材和感受，还须经过提炼、概括、加工的过程。写诗要讲究构思、韵律、语言等等。这些均是“诗内”的工夫。

杜甫说“读书破万卷”（《奉赠韦左丞文》），
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（《江上值水如海势》），“晚节

渐于诗律细”（《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》），都是说的“诗内”工夫。陆游也说过：“工夫深处独心知”（《夜吟》），他也是很重视在“诗内”下工夫的。但是，陆游认为“诗外”工夫是根本，故加以强调，而且他并不认为雕虫篆刻是正经的“诗内”工夫。他在谈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，早年学诗“但欲工藻绘”，一味乞人残余，所以闹得一无所得，后来接触了火热的斗争，明白了诗歌同生活的关系，才得到诗中“三昧”。

5

为什么当园丁把花种埋入泥土，他的心房会飘进浓郁的馨香；为什么当测量工把标杆竖在工地，他的眼前会出现高大的厂房；为什么当勘探队员摊开地质图，他的耳畔会传来采矿的炮响；为什么当战士跃入炮火弥漫的堑壕，他的生命会化为祖国巍峨的山岗……是生活——沸腾的生活，点燃了理想，创造了热情，爆发出热量，唤醒了希望。呵，我们的诗人，也应以自己的生命与灵魂投入生活，让生活给自己的诗篇插上凌云的翅膀。

6

我们的诗人，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得众多心弦的共鸣，尽管作品纯粹是“个人心灵的历史”，或象李金发说的是“个人灵感的纪录表”，但如果真的不与读者相通，超越了生活，或把一件活生生的生活现象、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故弄玄虚，搞得颠三倒四、莫名其妙，并谓之“新创造”，那么，人们会说，诗人除了无知与浅薄外，还有可怜。

因此，诗人只有把自己诗的种子播进人们心灵的土壤之中，并开花、结果；只有尽快走出“象牙之塔”，在生活中觅知音，诗神才能与自己结伴而行。

7

诗人应该跳出“诗人”的圈子，融入彩蝶飞舞的“生活”的百花园里；诗人只有到人生最热闹的地方去寻觅，去探索，去追求，到人生的最汹涌的海洋里去搏击，去遨游，去磨砺，才能从心灵与创作的困惑中解脱出来，采摘到丰硕而鲜美的艺术之果，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更丰满、更完美、更纯真、

更雅洁。

如果诗人不去热烈地拥抱生活，远循生活的“热点”，那么，沸腾的生活就不会投影到他的心灵上，他的精神张力就要萎缩、作品也会苍白、平庸。

诗人呵，你的精神根须与诗笔应通向人生最大多数的“生活”的深处，它，是诗人寻求佳作的唯一“归宿”。

8

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……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。”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的这段精辟论述，是诗人进行诗创作的一把不能丢失的“金钥匙”。

我以为，不掘生活之井，焉会清泉如许。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沸腾着枚不胜举的新鲜事、新人物……它催促着我们的诗人要抒真情，在生活的地平面上打一眼深井，多侧面、多题材地去讴歌沸腾而又多姿多彩的人生与生活。

9

诗人在自己的诗创作实践中，应始终坚持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一原则，而不要“说一句假话”。那些脱离生活、向壁虚构的诗人，是写不出情感真挚、诗意浓郁、兴味盎然、富于哲理，且又语言生动形象、笔墨清新流丽、文字洒脱自然的好诗来的。

诗人，应是根植于生活大地的一棵树，应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拥抱生活的沃土，畅饮生活的雨露。

10

我是诗人，但我首先是个士兵！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：诗应有炮火和玫瑰的色彩，诗应有号角和鸽哨的旋律，诗应有真善美的心曲，诗应有照亮人生之途的光辉……

我是诗人，但我首先是个士兵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誓词：从士兵惊天动地的呼号里获得壮美的情感，从士兵铿锵的足音里获得奋进的韵律，从士兵深挚的友谊中淘出闪光的金沙，从士兵渴求知

识的花枝下，拾到追求的羽翅。

11

诗人艾青说：“只有忠实于生活，才说得上忠实于艺术。”又说：“诗的旋律，就是生活的旋律，诗的音节，就是生活的节拍！”是的，诗人必须忠实于生活，因为诗人和生活的关系，如同土地和人的关系一样。生活是最普通的、最平凡的，每个人都在生活中，绝不能游离于生活之外。对诗人来讲，生活是可贵的，有了它，才给你以生动的形象、人生的情趣和生活美，才让你深刻地认识世界，探索人生和哲理，才给你以诗。

我可以绝决地说，有力度、深度的诗，都是来自生活的诗，都是为诗人所热爱，真诚地反映生活，在生活中酝酿，在生活中结晶的诗。诗人只有对生活爱得深沉，爱得热烈，不必求助于其它，诗情也会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

我们的诗人都应真正地懂得：生活是一个美丽而又有个性的姑娘，如果和她仅仅是表而相亲，虚情假意，她会对你冷漠相待，拒之门外。但你若和她诚心相见，真诚相爱，她便会大大方方地向你走来，和你热情拥抱，给你以无限的诗情……